石民四十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三

卷第三十三目錄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傳五

劉娥傳

劉娥者父蘭京師人爲倉主量京師小家女逐嬉戲性娥生而靜婉幼不窺戸巳笄坊人不知也其鄰隣知之求爲子配父不諾鄰卿之神廟時爲 元子擇耦屢選不中格執事者懼鄰

乃告蘭行女於御史具生年月日姿形長短甚
備御史急下司城司城掩至蘭家蘭適他出其
見晉謁司城備述女生年月日姿形長短兄不
能匿乃出見之衣青紈襦翠羅素約滄潤濯燿
自灼司城驚曰王臣貴人在是矣爲王人敬賀
急告御史御史告尚書儀部皆選第一次則郭
金吾女同館於諸王府大璫宋宏主選事璫瞥
見却立數步進而捺其頤曰蘋果色豈過是乎

娥叱曰奴無禮如是瑯璫怒且懼乃復于兩宮

曰劉女果第一但性悁恐不能承歡不如郭女

乃賜金幣罷歸郭女得上配即　光廟元后也

已而御史儀郎劾璫璫飲藥死娥念已備匹至

尊義不降辱矣死自阜父不能奪也渭南太史

欲委禽焉父已可娥乃以鐵椎椎兩齒並落父

驚嚇不復萌前心矣娥素未奉師訓自能妍心

典籍有若天授博極群書尤邃於易局濟舟鉛

雖親密亦非告不見鄰女年十五尚不識也毋
曰父老矣父不幸即依母母老矣倘先不幸依
母九原不及事父矣乃以女紅鉢累易木爲三
棺以弢二親以及身　今上改元崇禎娥年四
十六母老死乃焚其典籍以麻辮髮衰衣外線
無不密縫使相屬納所毁二齒於懷長跽母前
不食十日而死其初死好事者即就圖其像顏
好尚如備選時始不食父知其志不奪曰姑留

母而始貞乎然黽勉不敢違所以接之篤慈今
去此將三十年子亦立而且婦且子矣節婦於
今已爲四十九明年應格當旌然三吳之風偷
矣非大力不克致節婦何望焉然非國典扡拔
備書以俟移風者

黄節婦生傳　代宋獻孺作

節婦本某氏母於黄而節故稱黄母云翁曰仰
崖公公得子而喜曰足以亢吾宗得新婦而又

喜曰足以相吾子無幾何而子殞矣仰崖公躃
而號曰天其斬吾黃乎毋跳而前拭淚而請曰
來也新婦七尺軀自分糜爲土衛亡者螻蟻然
翁在亡者不瞑也新婦有子在亡者不瞑也請
以衛螻蟻者衛吾子衛吾子以報翁翁曰婦能
爾是我子不死也吾孫成又不啻吾子也吾失
子而復得子若孫益是時母纔十九齡竭力爲
亡者周身具顧其家已如洗乃左紡右績晝夜

操作不休勉甘脆以事翁翁含而不忍曰皆新婦指頭血也母泣曰以螻蟻之餘以飽吾翁奚不可値長庚見歲水旱相仍紡績資皆盡百計圖奉養其所自進食毎毎在糠粃下子元昭長又百計圖教督星在樹驅之入塾漏三下歸猶程其所課稍不率箠撻皆下絕無婦人憐曰爾父死翁以爾爲子爾子父又子祖也我七尺軀衛螻蟻有餘寧衛爾不足爾不足衛吾不若衛

螻蟻矣元昭遂感激奮勵乙卯登留都解額是時母五十四矣先是仰崖公已壽終母泣而號於翁墓曰不敢忘螻蟻之言已而泣於夫墓曰庶以塞螻蟻之責然督於昭猶昭未達也其晝夜操作猶昭未達也鄰媼曰無乃太矯拂人情母曰未亾人螻蟻之餘也一日未衛夫即以衛子使稍稍寬汰焉何以使亾者獨苦地下鄰媼聞之爲泣下鄉里傳頌之里人宋獻曰是不可

不傳以俟採風者

俠王二小傳

王畹生行二武林角妓也機神警異眉宇如活雲駛月其睒帶舉止不必以舌爲詞以眉授意人競呼之爲藥王二云然不知所自或曰俠王二茅郎看花二十餘年上下眉史二三千藪跡其實可目此者不能盡屈十指乃以王生當之乎客曰姑置其平生須有一書生從堤畔踈梛

下彷彿見之即徘徊六橋下凝思結意頭履觸橫枝忽躍起曰儂得之矣即買舟歸質汚邪之產十餘畝可中金三鎰竭日力抵生之門薄暮不敢造次懐金宿其巷朝乃介隣嫗而達於生曰書生渴足下得稍纏頭費不足換幾疋青綾欲以付厨娘爲數日殺榼資可乎生怪其言察其眉嫵有深慕之色咲曰姑置之留十許日頗極盤桓書生謝曰某當別矣生笑曰姑稍留又

數日書生請別乃傾酒滿白出曩所贈還之曰花源椰陌意味止此矣無以先人產爲此中殉趣贖清油三斛以畢君塞帷之業書生慨然罔知所措是亦異矣乎茅郎曰我指當爲一屈也無問其藥可矣爲作俠王二小傳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三終

石民四十集

天部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四

卷第三十四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文[illegible]一

兵部尚書贈太子太保儕鶴趙公行狀代鹿伯順作

曾祖某禮某縣縣丞祖澤民陝西西安府乾州武功縣知縣贈吏部尚書父汝弼山東東昌府臨清州館陶縣知縣贈吏部尚書母侯氏贈夫

人公諱南星字夢白人本朝自始祖本世爲眞定高邑人本生儀儀生讓讓生希哲希哲生存禮以及公考多治經勿仕仕無過令長者然世以寬總爾鞭笞詬詈不及僮僕種德那佬鄉推長者〻〻爲家法至今而遂大昌公九歲即爾神童見殍死者輒流涕拾棄兒養之不活爲沾臆父老見而知其不凡十四補諸生以高等餼學使者拔公恒山書院二十一舉於鄉二十

三卒業太學爲祭酒丁士美所知試輒冠與大司馬孫鑛友遂好古文詞二十五成進士是歲甲戌河南汝寧府推官名法之外禮賢養士蔚爲循吏擢戸部主事值江陵相臥病京朝官競爲禱祀公與顧憲成姜士昌獨不往爲詩曰二豎能憂國千官爲祝年流傳人口江陵歿即改吏部考功數月御史丁此呂論時宰子闈事冢宰劾御史趙編修用賢王給事士性抨之冢

宰怒公沮其語遂謝病歸甲申起家文選時冢宰陳有年名臣也問過於公公曰老氏貴清淨日復一日安得過乎陳公大笑曰命之矣遂議用剛介之士海瑞何以尚天下翕然擢稽勳員外郎以妣喪去戊子復除前官已丑分典南宮試所取士爲多如高攀龍薛敷敎馮上知歐陽東鳳劉文卿後皆以淸節著調文選上剖露良心疏中斥衆論不與者總憲吳時來僉憲詹仰庇

少詹事黃洪憲給事唐堯欽御史蔡系周孫愈賢給事李春開媚衆駁公疏給事王繼光萬自約之孟麟刑部主事吳正志重劾春開公得吉供職即日謝病歸而所劾者及春開皆敗去壬辰陸莊簡公光祖解冢宰歸新冢宰起公田間且手牘招之公以不世知強起應入爲考功郎中而史孟麟亦方在諫垣新建相張位惡其不附已也疏陳紀綱國是謂六卿之長唯司官是

公深相得持法甚堅三相有所庇皆不得而太
宰甥與公兒女姻亦皆在察中無可中適臺省
主察者亦以不得撓爲恨遂曰拾遺我職也當
仍拾吏部耳乃劾吏部員外虞淳熈兵部職方
郎中楊于庭贊畫主事袁黃公以淳熈介士也
于庭慷慨方以邊功當錄惟黃輿情未協可降
貶然方在朝鮮軍惟上裁政府故擬畱之而使
給事劉道隆言公盡庇三人遂下詔切責奪冢

筭倖公鐫三級去矣而淳熙等俱閒住冢宰與總憲李世達僉憲王一訓極救之　上怒公遂與淳熙等俱削籍於是一訓與右通政魏允貞大理少卿曾乾亨吏部主事顧憲成李復陽禮部郎中于孔兼員外陳泰來主事顧允成張納陛戶部主事賈巖國子助教薛敷教行人高攀龍俱極疏論之擊太倉新建甚急僉院吏部郎疏獨留中餘皆鐫三級而禮部郎中何喬遠洪

熙睿復合爭之會吏科缺都給事推王孟麟已得
旨乃杜門不出疏言出則當首言考功事必不
聽且臣乃考功黨也豈得獨留況病乎得旨歸
而冢宰亦堅辭去清流盡逐黨錮遂成其事與
公終始而亦若與世運終始矣嗟乎然論銓政
者以從來考功推公第一公意以除奸爲主貪
次之嚴於要津寬於散秩公歸垂三十年薦剡
無虛月然位不過吏部郎而海內望爲崇臣與

青水鄒刑部郎元標無錫顧銓郎憲成稱三公
云庚申　光宗奉　神宗末命起廢未幾　熹
宗踐祚以太常少卿召未幾擢左通政未幾擢
太常卿公疏辭不允賦詩曰窮栖三十載塵世
隔烟蘿亦有憂天意其如落日何老妻能隱遯
兒輩慮風波晚節求無辱寧爲醉尉訶再擢工
部右侍郎堅辭不獲甫一月擢都察院左都御
史明年癸亥即與王內討乃作四凶論四凶者

亓詩教趙興邦官應震吳時亮也俱萬曆諫官
而操大柄故時有四凶之目終以公論出乃盡
黜公持考功法老而彌厲既竣遂肅臺規其重
在嚴核差還御史稱職與否不得槩與復職而
御史失職罪甚於薦舉失實及提薦揭薦以示
恩遂厲禁之而先舉爲人誤者許自簡舉否則
拜治時因　神廟末相習以六卿條陳爲故事
撫奉行者御史高弘圖徐揚先復有提薦揭薦

而撫浙都御史蘇茂相以喪去不復命而揭薦
按浙御史張素養薦姚宗文邵輔忠劉廷元爲
不協遂皆劾治之素養因謫去公又言先臣薛
蕙以諫　武宗南巡杖闕復以爭大禮　世宗
逮於獄是宜褒稽勳郎徐大相覆與卹典時大
相先以劾大璫盧受爲中人側目致鐫級公力
爭之是年十月正銓席乃上再剖良心疏時長
安百司以通謁報謝爲政事至午不得入公署

公乃率屬卯而入以全力盡職業公所盡職業
以銓政算大於斥涉次算大於選法畀冗而外
夷乘內盜起皆縣守令失職小民愁苦大吏既
不能察反以墨庇其所指斥多卑官拙士而貪
梟者反得免於是廉巡撫邑之賢者爲久任
而甲科貪墨爲大吏所庇如石三畏李際明輩
皆斥爲諸侯王吏地方亂則罪司牧者苟新任
則追論既往勿少貸而佐貳幕職大吏以奴隸

待不足鼓士氣乃爲白明經起者定稱謂易儀
注御史王允成以乙楊爲南臺抗直謝病去公
立起入北臺給事李春燁入千金爲貲郎求鹽
運公立斥之外又以援納行則吏之實歷三考
者滯乞恩行則援納與實歷者并滯㝎年行則
收卯出序者亦滯於是冠帶除選皆用故事而
㝎選乞恩輩又以職在擇吏而抽籤以私假公
遂疏罷之倖進者俱不便又以八品京朝官遇

覃恩得移封父母父母十也何獨靳九品遂請著爲令父官高者得晉階不待陳乞又以監生代歷者非法遂厲禁以肅政體省國儲於是黜澄明選法公塞滯通卑冗振海內翕然曰考功第一者爲冢宰第一而楊漣左光斗在憲臺魏大中爲嵩垣俱自公汲引於是衆正盈朝不數元祐矣其他要津俱極人望而不得以情干監司郡守亦必先閒咨之賢者然逆璫魏忠賢肆

婿曰職公偶以會選通祭過於弘政門詔之曰
至上冲年内外臣子之責也忠賢怒不答而揚
璉劾賢二十四罪南北司交關公以六卿長逐
奸不遂杜門乞歸而輔臣魏廣微即向以公貶
魏允貞之子也公素以兒子畜之而以通中入
政府又每爲人居間公力拒之歎曰見泉無兒
見泉者允貞號也於是深恨公以公杜門過公
而公辭怒曰其人可拒其官可拒乎悒悒歸而

適以通內有跡爲大中及御史袁化中李應昇
等所擊益疑公於是銓郎淮按晉撫三事前後
並起銓郎者公以冢宰用人莫先於用其屬以
自佐故破陋格特起張光前掌文選調南吏部
夏嘉遇副之調兵部郎中鄒維璉掌考功刑部
郎中劉廷諫掌稽勳而程國祥孫必顯劉行義
皆以清直著俱入銓曹而陋格人以地限維璉
江西人也江西故有人不便於破格或曰光斗

大中左右公於是其鄉人給事傅櫆知忠賢惡中書汪文言也遂以文言事劾光斗大中激其怒御史張訥爲兄張櫟乞巡撫于公公不應遂劾維璉以撼公淮按者御史崔呈秀按淮貪黷公在臺時嚴核御史公去而孫瑋代代未幾卒公推高攀龍攀龍堅守法如公故劾呈秀諸不法詔下吏部公引故事戍之呈秀倉皇入忠賢幕矣晉撫者是時方闕郭尚友門生多要人必

欲得之公不允爲推太常謝應祥應祥恬介公獨引之而廣微抵掌曰得之矣以攀龍爲公門生大中爲應祥門生也遂嗾御史陳九疇劾公有私詔下部院而廣微呈秀遂合計授璫大中九疇與主選者嘉遇俱鐫三級去而公與總憲俱罷歸蒲州相韓爌力爭之亦罷去而大柄歸璫矣於是召還呈秀九疇於臺而公所用郎閒曹外吏無不斥其所內計年例斥者盡反之以

樹公敵以郭尚友撫公鄉公所外斥馬逢皐還之囊按公鄉遂汪文言許念敬誣連及公於是楊左輩六君子俱逮繫詔獄拷死下公等十五人於撫按逮問獨公於三案遂獄俱不能牽入遂誣公受李若星程正己鄒維璉金以引爲撫軍銓郎三公皆清介名天下聞者哀而咲之而撫按故所遣也遂於原坐萬五千金外益二千而公子胄子清衡甥中書汪鍾麗俱荷轅兩月

與公皆遠戍公年已七十六法當贖𥾈中旨特
不許於是盡沒公資不足士大夫陰助之甚諸
生爲斥產鬻兒施十緡經訊之日投牒者數千
人寃聲溢海內外而高邑報之說亦傳聞海內
外高邑者公里也里子趙興邦卽公所指四凶
之一與寧晉劉文炳俱少事公公引之入省垣
當萬曆末朝論方與公左遂批根公以趨時於
是文炳劾公友李維楨等興邦劾公友史孟麟

等株逆者十數公爲嘆而作拳㮇至是與邦方
嚮用乃日以公家居事報逆賢而逆黨盧承欽
梁夢環張訥輩日夜劾公無虛月至目爲元凶
聞者哭而痛之公赴戍代州清衡戍鞏昌鑪龍
戍永昌相去各萬里公將行夫人馮氏慟而死
清衡母世婦李氏亦繼憂死公慨然不以介懷
僦屋以居顏樓曰吉祥齋曰味蘗作漢高祖晉
操等七論爲韵語以約漢以下事而嚴絕賓客

只號郎晉王下問亦謝却不敢啓緘凡年餘而今上御極赦諸戍者丁卯十月詔至而晉撫牟志夔公主銓所外斥也嗣之且御史楊維垣方有四黨疏竟抗旨不給牒歸遂於十二月十七日卒於戍所藉餉郎黄元功得以殮聞者泣而恨之公生於嘉靖庚戌四月初三日享年七十有八公激烈耿介壯衰一節始終於銓老而彌勁以銓而斥蟻伏者三十年以銓而戍家破浮

刑幸及新朝經殉荷殳然豪傑之氣忠義之節冠冕四朝領袖百辟雖婦人稚子無不震其名前後立朝不及數年而家居著述益工聲詩雖公車之業戲作彌精學徒盈門造士數百自今高邑相李標以下名流接踵內行敦飭居喪幾於滅性取與嚴於一介簞瓢絕於居間然性本闊達脫修儒者坊表豪飲悲歌慨慷談咲蹤跡者服其眞儒達務者識其俊傑喜談節義振卹

孤難篤於故舊矜此煩寃雖破貲負謗亦終不
避鄉人繪像以事感者望門而慟匪關大節待
之稗史至其功在統均節扶國運論萬曆以來
名臣無不推公爲首　今天子既復公官蔭璽
書又以輔臣及御史霍鍈考功徐大相請詔贈
公太子太保加蔭一子予祭五壇遣京朝官治
葬而又命論次行業速爲易名淸衞欲其述公
大節以上太常以乞豐碑其生公之鄉先大父

光祿府君與公同舉而獨不及事公然聞公之
風溆公於私期不負於公久矣今日之役爲能
辭雖然海內識與不識孰不知公悲公何待某
有言特某以真知公者正未當以常情悲也蓋
公身名兼泰固承祚於本朝若身退而道彌尊
身危而節彌著使懦夫巽士震餘聲而勉爲善
天下姦雄亦知朝有百折不回之臣陰懾而弭
其志及身喪道否而 新聖承之得以追揚舊

德樹的表儀歸聖美而與多士豈所關小小哉嗟乎公舉於鄉吳門相申時行爲王司遴井陘令鍾遐齡搜落卷得公卷令先一夕夢大鶴自號舍飛出翼可蔽天故號公爲儕鶴公又夢咏杜甫詩匡衡抗疏功名薄劉向傳經心事違改末句云吏情更覺滄洲遠老大徒傷未拂衣覺而與同學孫司馬鑛言之又夢青天書絳太二字乃竟以抗時歸垂教三十年晩而一出竟以

身殉及後贈官遂得太保豈非天哉天之誳公身而大公名皆所以篤祐王家又何庸悲乎清衡公長子今復冑子娶叅議路一麟女次曰清垣爲諸生娶武生郭壘女俱李出女三一適布政王瀚子兆寧一適職方郎中張王敬子叅將應辰一適大理寺丞郭實子守備樞俱馮夫人出清衡子以戍時殤故及公之殁孫惟清垣子一人曰悅書亦冑子聘府同知呂應能女清衡

女一人未字於崇禎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邑

城西東瀆村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四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三十五目錄終

磊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行狀

誥封一品李太夫人行狀

夫人李氏故留京世胄家配張公如蘭公亦世胄累官至淮徐漕運游擊將軍當其初廟則君姑邢夫人以病釋家柄矣君舅德齋公避爵不仕好讀書飲酒自娛緩急人為任俠家不能具

嘗以為恨自夫人莅內政未嘗以無有應則大
喜邪夫人之喪夫與子俱不及與夫人厲身誠
敬歸者無憾焉德齋公晚年齋居絕俗者三十
載終之日語中外曰遂我志者新婦也德齋公
卒有翁老矣相夫迎養之事之如君舅德齋公
之女嫁于李者老復迎養之事之幾如君姑事
父母不以舅姑故殺撫猶子不以子衆故殺歲
辦子錢以佐其夫與子之廉夫至將軍子至大

將軍終不受懷金以報知者以償其儉夫方騰

逵勸之早歸學道于方爲福地帥閩虜訌督促

之郎日入衛大節彬彬如也最與者曉而大將

軍方色養極人子之懷搆兵變撫登者爲賊孔

有德耿仲明所制幾如呂用之于高駢大將軍

從容辭夫人殉焉夫人色不變曰勉之矣爲賊

舁去色不變賊哀且敬之日俱砍却留夫人夫

人罵曰老婦視張家肉幾盡矣奚生爲賊并釋

其家乘間航海歸猶與大將軍觀至此古今殉
難者所僅見也非盛德以將之純嘏以動之寧
有是哉蓋舟覆于海得漁艇援家人號而求終
不出數嫗盡始徐攀援而登家人怪之曰我出
之數人者緩之矣嗟乎寧可量乎歸半載感微
疾謂諸子曰夜夢大雲遍地或戒車馬請予歸
山予其死矣遂屈指以某日午時行至期書偈
曰生死俱了已破煩惱歸我西方玩無生寶蓋

夫人之嗜在老子中庸樗嚴也年七十三矣而蔬食者半今飾終之典朝廷方下禮官褋議優厚子可仕輩請儀狀其生平以乞墓石阡表𢍰以副史氏焉竊以夫人初從夫封淑人次從子封太夫人晋封一品太夫人大變不危歸而榮哀配德享報者至矣其最異者在五丈夫子而皆奇士長可大以忠死次可久學道三十年矣次可仕今之述夫人之行以請狀者文章爾雅

為撫儒宗次可度當大將軍殉國時從賊中歛其兄歸其母艱阻備嘗暇豫不撓作登變詩百餘皆自賊中剪髮為筆以漸積之次可廣聞母兄之變徒步走數千里變身為乞傭入賊城知母兄已歸出乞師于兵使者乘虛襲之會為同事者所敗被賊獲復抗言激之得長繫竟以計脫此皆有異焉者矣諸孫復奕奕起乃于其年某月某日啟贈公之藏而合焉子孫嫁娶詳贈

公誌謹狀

亡姊董節婦茅碩人行狀

碩人茅氏湖之歸安人祖考河南按察司副使鹿門府君考工部都水司郎中二岑府君水部府君令於齊未有嗣亂禱於泰山碧霞元君抱一兒歸視之女也去其鐶微傷耳略加髭使為男子迺不踰年得碩人府君方輯瑞京師留家阜城時前兩妣皆已殁余妣丁安人秉家政有

鍾令人儒家女先歸於府君爲世婦實生碩人
當是時畿輔盜起四掠丁安人淬刃彀弓督從
兒日夜接戰而鍾令人逦㢴艱辛而育視其耳
則微損甫晬即若有髭者凡旬日必薙而後可
府君以是奇之㓜而莊篤事兩母有至情博覽
典籍精工楷法府君擢監察御史歸省時憲副
府君方在堂余姑之歸於董者爲大宗伯潯陽
先生冢婦給諫龍山公元配子嗣成爲主客郎

中以諫逐死嗣昭成進士卽夭而宗伯給諫又先後捐賓客赫赫公族幾於顛覆茅宜人泣而告曰子嗣暐世婦齊所育也非吾出可以壻吾姪以庇門戶是女賢幸得之水部府君不敢諾旣而憲副府君自可乃諾之茅宜人爲未亡人儼然勝丈夫於是支子四人皆自立而碩人歸於第五字幼函甫三年卽病瘵殆不起碩人割股以顩稍蘇是時茅宜人已歿而諸子皆有聲

仲培長能持家督諸弟季爽工渲染幼函工筆札然明工詞賦各以專門稱於是然明爲作劄股篇燁燁似焦仲卿詩詞苑多屬和焉知茅碩人無負家風矣未幾幼函不起碩人狥之齊令人曰子麟枉何可殉未幾麟又死碩人曰遂所歸矣齊令人曰姑枉何可遂碩人遡一意事瞿曇碩人素有家學通宗習戒貫串性相不專以檀施跪拜爲佛事篤守內則終身不出閫閾瞻

禮佛盧唯自構數椽奉一旃檀像閉門恭會化諸侍兒盡入道而已蔬食布衣出納如禮性肅而沉臧獲力業家遂日庞然僅割腴産可中金百斤者以歸禪院餘則謹鑰以待繼者凡十五年而諸董多夭死未死者亦無他兒病篤乃以鑰授齊令入使督以待育者諄諄戒諸比丘尼精進勿忒囑其奴頠歲以二百緡爲供以資冥福儀時客白下聞疾篤跳而趨竟不及訣乃又

十三年而仲培之子式始有四子以其次全者
奉麟後于崇禎五年十二月二十二日祔于安
吉州崑山之阡從幼函也孫不獮祖殤不立後
禮也非禮之禮時也于是于禪院之旁奉其夫
婦爲伽藍使得永遇亦古功德院墳寺之遺意
也儀少於碩人五年幼畏之如嚴母長而見猶
如抱冰然及訣也竟不及使碩人之遺言不盡
吐又以驅馳摧折十三年而始得乞葬于郡巨

公之手愧之矣唯我方聞先生哀而惠之一言使天下後世知頑人之内無負于憲副水部外無負于宗伯給諫則然明之詩益信而有徵矣

謹狀

石民四十集卷之三十五終